

1 December 2017

The News Lens

"我不想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：專訪香港藝術家關尚智"

Link: <https://www.thenewslens.com/article/84007>

NEWS WORTH KNOWING, VOICES WORTH SHARING 分享觀點從這開始

會員登入 | 會員註冊

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臺灣 ▾



熱門議題：「厭世代」、「重回山林的台灣囡仔」、「邁向未來的大人」、「沈春華關鍵秀」

2017/12/01, 藝文

我不想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：專訪香港藝術家關尚智



Photo Credit：關尚智 / 馬凌畫廊提供

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

展覽以外，他幻想過在藝術家的身份以外做得更多，為自己覺得不妥當的事情發聲，例如曾經和朋友一同創立藝術組織「活化廳」、「HKADC」等，但最終因為內部紛爭和個性為他帶來的限制而告終，他說：「我不想成為一個被人留意的人、也不想影響人、不想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。」

文：Fizen Yuen

進入關尚智在馬凌畫廊的個展「藍是新的黑」，會看見藍色的封條，彷彿暗示不准進入。一邊思考如何進入展覽，一邊會發現封條背後有隻藍色的手，不斷重複做敬禮的動作。每一次敬禮，伴隨一個擊碎的聲音。這種看不見的暴力，不是很熟悉嗎？

一年前在旺角，示威者用木板、磚頭、火種、玻璃瓶、垃圾桶等雜物擲向警察。有人稱他們為暴徒，但有人說，追求正義的道路上不免沾上「邪惡」。另一方面，香港藍色的警服，曾經是安全感的來源，但[暗角七警事件](#)令我們醒覺，「正義」從來不單純。正與邪、人民與政權、雞蛋與高牆，這些昔日黑白分明的形象，似乎已經變得明昧難辨。「好像所有事都可以隨時改變，沒有一樣大家可以直接相信的事實。任何東西都可以如此明顯地虛假，」關尚智如是說。

「關」系美學：與觀眾連結

關尚智不喜歡被看見。他展覽開幕也喜歡躲起來，平日不常外出，通常會留在家中陪伴兒子。而他的作品則相反，他相信作品需要和觀眾有連繫，令每個人都有接觸點，因此從場地由什麼人營運、空間有什麼特性、甚至是展覽的題目、策展人的想法、其他藝術家會做什麼、可能出現什麼觀眾，他都會考慮。這種「關」系美學，被稱為「關係美學」（Relational aesthetics），當初由法國評論家尼可拉·布西歐（[Nicolas Bourriaud](#)）提出：藝術家透過作品，營造出一個有社會性的場景，藉此場景將社會現實轉換進來，傳遞社會現實，允許觀眾進入並加入對話，從而建立觀眾和藝術家之間的互動關係。



右邊是關尚智引爆綁在臉上的炸彈，左邊則是兒子手持旗子在海邊自由奔跑。

也因此，關尚智的展覽作品大多跟香港社會息息相關：「很早已經不斷有人勸戒我，創作不要跟一個地方太切身，不過我一直不聽，或者我覺得這樣才對。如果要討論切身的問題，為何還要如此普世（general）？我覺得錯了。當然這手法有取捨，會較難接觸其他觀眾，但我覺得不是沒有可能。」因為這份堅持，不少展覽機會因而不了了之。雖然說香港人會對展覽中的意象特別敏感，但嘗試將眼光放遠世界，了解北韓金正恩試射飛彈的原因、又看看無故槍殺黑人的美國警察、乃至近期西班牙警察武力鎮壓公投的事件，其他地方沒有正邪互相混淆的現象嗎，似乎又不然。

當年，他在上海外灘美術館的作品《水馬（茅台：水，1:999）》，開宗明義邀請觀眾一起推倒水馬，政治意味相當濃厚。他回憶，考慮觀眾的參與性，是偶然受到另一位藝術家程展緯啟發：「當年逕行請香港藝術館幫忙借『鐵馬』圍欄，我想收藏香港所有『鐵馬』圍欄在這兒時，程展緯致電，問我可不可以爬過那些鐵馬……我從沒想過有人會想爬過去，所以從此開始思考，作品有沒有更多可能性。」

模糊，可以看得更清楚

這次展覽和以往一樣，他希望觀眾和作品可以產生一種對抗的關係－觀眾必須思考如何通過藍色的封條，才能進入展覽。不同的是，這次他再沒有作出指引，讓作品更多可能性發生。

在如今香港的政治氣候，直接表達立場，似乎更容易取得共鳴，但他卻刻意模糊作品，令人不能直接聯想到他的立場和觸發他創作的事件，「我覺得表達自己的想法，對別人沒有什麼價值。我也只是一個普通人，不見得我的理解會特別正確，或者有什麼優勝的地方，甚至很有可能是錯誤的。」在《Above U》中，觀眾也許會發現自己的身份亦不斷混淆，這一刻是被監察者，下一刻變成監察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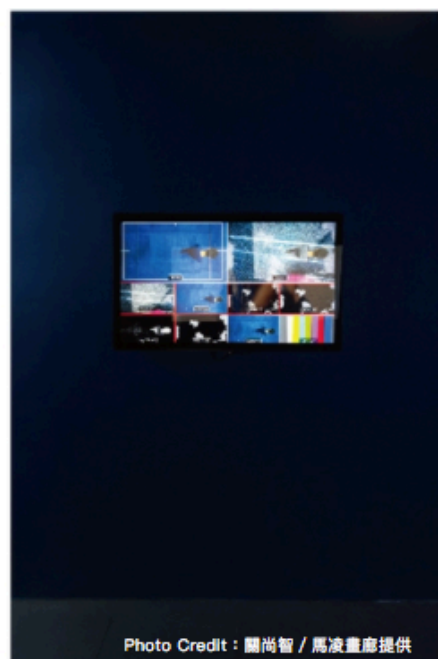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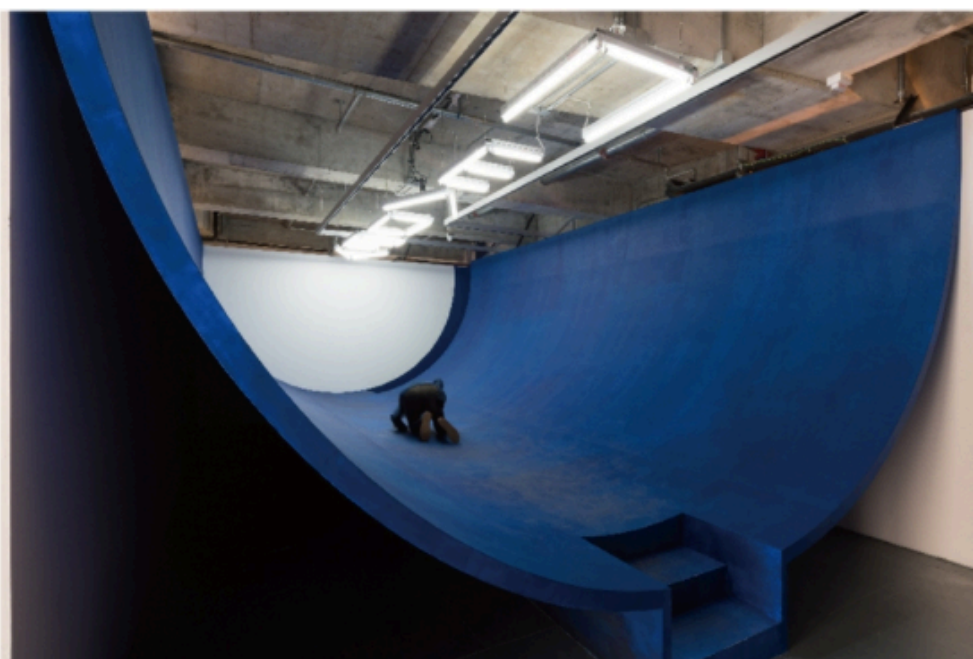


Photo Credit：關尚智 / 馬凌畫廊提供

關尚智，《Above U》，2017，螢光燈、色鍵裝置、電視直播系統、實時視頻，尺寸可變。



Photo Credit: 關尚智 / 馬凌畫廊提供

關尚智，《VOID》，2017，防拆膠帶裝置作品，尺寸可變。

除了性格使然，模糊也有它的實際用途。模糊一點，可以讓觀眾看見彼此、思考更多；太清楚，反而會令真正重要的事失焦，「我不喜歡現在所有事情都分成派別，有些我很自然會覺得背後有目的，是為了建立自己。東西做得好不好，當然可以批評，但現在那種文化就是互相攻擊、嘲笑，好像沒什麼建樹。」

所以，他刻意選擇有多重意義的字詞和物件，像Void（同時有廢除、虛無、徒勞的意思）和膠紙，就拼湊出豐富的意涵：Void配合膠紙，彷彿在阻擋及廢除一些事情，深有權力的意味；然而，這個作品的另一層意義，在展覽完結時才會出現；因膠紙同時有可以被撕毀的特性，當被撕毀，則會令它們喪失權力，由廢除別人的權力者變成被作廢的無權者，最後剩下虛無，關尚智說道：「很多事情都只留存在記憶之中，所以不會是永恆的，記憶在有生之年也漸漸跟原本的經驗遠去和留失。」展覽結束後，畫廊很快會有新的展覽；佔領結束，夏慤道重新變得車水馬龍。現在看金鐘，也有一種虛無感。

尚智與理智

不少人形容，關尚智的展覽很聰明。聰明這個字，往往令人聯想起敏捷的思路。事實上，他用了3個月構思這個展覽，實際造作品反而只用了1個月：「我自己很想尋求一個位置，然後覺得整件事的想法是通的，要找到一個理由這樣做。」他的想法跳動往往很大，遲遲定不了題目，不能開始做作品，他打趣道：「有些想法會和太太分享，問她覺得好不好，但她知道我不會因為她的答覆去肯定行或不行，而是自己慢慢想，再決定是否可行，所以現在她會開玩笑說是垃圾。有時我給自己時間沉澱，第二天就會覺得這想法真不濟，又要花很多時間重新想。」



關尚智，《POWER, CORRUPTION, LIES》，2017，霓虹燈雕塑，透明塑料人體模型，不鏽鋼架，39×47×31CM、158×83×24CM、53×33×29CM。

因為要不斷思考展覽與不同人的關係與意義，所以創作對他來說是一個困擾的狀態，他甚至感受不到自己熱愛藝術：「有些藝術家可以愉快地創作，我覺得很不可思議。我不是不享受，過程中也有愉快的地方，但談不上是一個普遍的快樂經驗，但我想我是自討苦吃。記得有導演說過電影不應該是一種娛樂，我覺得藝術也不應該是，所以覺得不應抱有做完會開心的想法。」

談到和太太黃慧妍一起創作的經歷，他說：「我不想我有一種主導性在內，既然是合作的作品，應該每一樣東西都是我們贊成的，所以每一樣東西都投票，要兩個人通過才可以，這樣的操作模式令她很痛苦。」雖然如此，他不自覺很有原則，因為自問沒有經過大的考驗。一直在照顧兒子的黃慧妍凝望他插話：「我覺得他是很有原則的人，很少會對事情沒有想法……很多人也有想法，但韌性（flexibility）很闊，他不是那種。」

生活上有時會遇見一些吹噓自己成功的人，細味下會發現其實是掩飾自己沒自信的表現。關尚智雖然時時否定自己，卻令我隱隱感覺到，他其實很有自信。由展覽堅持與香港切身、到二人創作時拒絕主導，會發現他始終選擇一條較難走的路，而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他朋友阿野曾形容，他像古希臘的犬儒（與現今定義不同），放棄一切私產及物質生活，孑然一身了無牽掛，在邊緣中的邊緣，從不言奪權卻也無能為力。



黑色幽默最大的黑色幽默

也許是因為這份孑然一身了無牽掛的心態，令他時時可以在作品中加入一份黑色幽默。他喜歡在現成物上發揮創意，個人網站不說「All Right Reserved」，而是「Human Right Reserved」、成立的藝術組織故意叫「HKADC」，連畫廊寫新聞稿時也混淆了，寫成了「香港藝術發展局」。

他又喜歡將現成物原有的環境改變，令物件產生新的意義。上次在台灣《嗯，你可以擁有我所剩下的》，關尚智刻意挪用了身邊藝術家朋友的作品風格；這次展覽中大量的藍色和Void，則帶有法國藝術家伊夫·克萊因（Yves Klein）的影子。除了挪用別人的作品，他甚至挪用自己的舊作品《計劃A至Z去了結我的生命》，先綁上寫有「Hong Kong Independence」的炸彈，再綁上「Hong Kong is not」的炸彈然後引爆，狀甚詼諧，同樣的藝術形式，在不同的背景下，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意義。

他形容這是希望讓自己和觀眾過過癮，因為他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帶來價值：「自己創造的作品多少年還會有人看？都不會去想像。」然而，黑色幽默最大的黑色幽默，就是人們只能看見它的幽默。他暗自希望，觀眾除了讀到趣味以外，有閱讀的層次、理解的層次。所以他更像一個工程師，掌握趣味和批判之間的分寸，令展覽做到他理想中的效果。



Photo Credit：關尚智 / 馬凌畫廊提供

關尚智，《(r) Evolution》，2017，DIBOND裱嵌、壓克力玻璃、大衛頭像雕塑損壞複製品製成的磚頭，6×10×20CM。

展覽以外，他幻想過在藝術家的身份以外做得更多，為自己覺得不妥當的事情發聲，例如曾經和朋友一同創立藝術組織「活化廳」、「HKADC」等，但最終因為內部紛爭和個性為他帶來的限制而告終：「我不想成為一個被人留意的人、也不想影響人、不想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。」這種個性，似乎跟做展覽的本質很矛盾，但藝術偏偏是他最擅長的事。

苦澀的是，他認為自己的作品無法改變現實：「雖然自己對藝術的定義不是這樣（應該直接帶來改變），但如果真的有一個作品，可以帶來革命，我毋庸置疑會覺得它是一個成功的作品；但在現實中就知道，根本和這個目標距離太遠，這些幸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。於是就會有這種失落感，會思考到底創作有什麼價值，到底是取悅自己、或是為某些人帶來一種抽象的、精神上的滿足感。」

每次展覽，他都會幻想展覽完結時，變回什麼都沒有的模樣。雖然這聽起來很悲觀，但從他一直以黃慧妍為他造的石墳《His Resting Space》為頭像，好像隱隱感受到展覽結束、生命完結，於他也是平靜的，如橄欖樹林的一陣風。

展覽最後，他將一開始被暴力擊碎的大衛像重覆加熱，令它們像新的石膏一樣，不斷循環再用，變成新的磚頭，成為作品《(r) Evolution》；另一邊則是兒子關問，手持一支旗在海邊自由奔跑。毛澤東曾經對學生說：「世界是你們的，也是我們的，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。」而關尚智則完全否定自己，更相信年輕人和之後的人會有自己的堅持和力量，相信後來的人會比自己更加進步。因此，他說現時活著只是想做好目前的事情，「作為父母，希望留給他的世界是善良的。」

本文獲CoBo Social授權刊登，原文[刊載於此](#)